

文艺出版社



女性的征服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马莉 石楠 译



女性的征服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马莉 石楠 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女 性 的 征 服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马 莉 石 楠 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黄河文艺出版社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11.5印张248,768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400—0196—6 / I · 155 定价3.25元

【内容提要】

女性之魅力何在？女性之魅力有多大？谢尔顿《女性的征服》这部政治幻想小说，给各位读者的回答将是出人预料和令人折服的。

为了实现新任总统埃里森让世界走向大同的宏图大略，美国江克欣大学教授玛丽·阿什利，在丈夫遭受厄运之后，毅然接受了出任A国大使的使命。但是，和平外交的进程遭到了一个世界性组织“自由爱国阵线”的拼死反抗，玛丽大使也因此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困难……。然而，这位魔术师般的“和平女神”毕竟出色地让世界变对抗为对话的光明之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又关键的一步。玛丽的成功，不仅靠她自己卓有远见的政治目光，真诚善良的和平之心，而且靠她美丽的形象和迷人的魅力。

序

芬兰，佩罗。

会议在距赫尔辛基两百英里濒临俄国边境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密林中举行。会议室设在一幢温暖舒适的茅屋里面。来自八个不同国家的西线支部成员皆已陆续到达会场。这次行动是由芬兰国会内一位部长级官员秘密安排的，与会者的护照上均无入境签字。这些人赶赴会场后，立刻由全副武装的卫兵引入室内。最后一名代表刚一踏进门槛，茅屋立即被紧紧地反锁起来。门外的士兵顶着仲冬刺骨的寒风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在硕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边就坐的都是各国政府身居要职的头面人物。平日的外交活动早已使她们彼此熟识，而此刻除了互相信赖以外他们别无良策。为了确保安全，每个与会者都使用各自不同的代号。

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五个小时，与会者竞相发言力陈己见，争论甚为激烈。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就讨论内容进行表决，他站起身将魁梧的身躯转向左首的一个男人说：

“西古尔德？”

“同意。”

“奥丁？”

“同意。”

“鲍尔德？”

“似乎过于鲁莽了吧？一旦败露，诸位岂不性命——”

“请问到底同意不同意？”

“不……”

“弗里尔？”

“同意。”

“西格蒙德？”

“不。太危险——”

“索尔？”

“同意。”

“泰尔？”

“同意。”

“本人也同意。好，决议通过。会后我将立即把会议情况向老板汇报，下次开会时我再向诸位宣布他所推荐的最适合担此重任的人选名单。希望诸位象以前一样谨慎行事，每隔20分钟离开一人。谢谢诸位先生。”

两小时45分钟以后茅屋内已空无一人。几名特工人员抬来一大桶煤油泼在房上，然后点着一个火把掷上房顶。红色的烈焰乘着风势凶猛地卷向半空。

当消防队员驾车从佩罗急急赶来时，雪地上只剩下几堆冒着袅袅黑烟的余烬，依稀勾勒出茅屋着火前的太致轮廓。

消防队副队长走到废墟边弯腰狠狠嗅了几下，说：“煤油，是故意纵火。”

消防队长望着眼前的断壁残垣，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的神色。“奇怪。”他喃喃自语。

“什么？”

“上个星期我曾经在这片林子里打过猎，那时这里连房屋的影子也没有。”

华盛顿。

美国总统这把交椅本该由斯坦登·罗杰斯来坐。他是位颇具领袖人物超凡魅力的政治家，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盛誉，还有不少权贵作后台。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力比多（译注：情欲）却毁了他在政治上的锦绣前程。用华盛顿那帮评论家的行话来说，就是“斯坦登这小子，一把老枪，拿下了总统的宝座”。

不过，斯坦登·罗杰斯本人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萨诺瓦（译注：意大利文人，以其生活放荡有名）式的多情种子。事实上，在那次卧室艳遇之前他一直是位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他风流倜傥，腰缠万贯，仕途通达，虽然有不少欺骗妻子的机会，但他从未对任何其他女人动过一丝邪念。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前妻伊丽莎白如花似玉，喜好社交，夫妇二人几乎完全志同道合。而那个巴巴拉，那个令他不仅一见钟情、神魂颠倒而且经过一场轰动舆论界的离婚血战之后才娶到身边的女人，不仅比他大了整整5岁，而且姿色平平，兴趣爱好和他毫无共同之处。斯坦登酷爱体育，而巴巴拉听见运动二字就心烦。斯坦登爱热闹，喜欢宾朋满座，而巴巴拉却只盼着终日厮守丈夫一人，或者只邀请两三位至亲好友在一块儿畅叙小饮。斯坦登自由开朗，而巴巴拉则出身于一个极端保守的家庭。

斯坦登的挚交保罗·埃利森曾为此惊呼：“你一定是疯

了、伙计！你和利兹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并因此而被收入过《世界美满婚姻录》，可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当时斯坦登·罗杰斯曾正颜回答：“住口，保罗！我爱巴巴拉，一旦获准离婚，我马上和她正式结为夫妻。”

“你明白这对你的前程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国家的婚姻有一半以离婚而告终，此事无伤大雅，”斯坦登自信地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坦登算不上一位高明的预言家。那场离婚战使新闻界如获至宝，许多报刊都把它当作头条新闻进行了广泛报道，街头小报更配以照片和漫画对斯坦登和情妇的深夜幽会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愈发搞得耸人听闻。风暴平息以后，曾经支持斯坦登参加竞选的那帮权贵早已消声匿迹。原来，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政治代理人参加竞选。此人便是保罗·埃利森。

埃利森不愧为理想人选。他虽无斯坦登的潇洒风流和超凡魅力，却也出身良好，睿智过人，颇受公众青睐。他身材不高，但五官端正，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显得十分坦诚。十年前他和一位钢铁大王的女儿爱丽丝结为伉俪，夫妻二人一直生活得幸福美满，颇受世人称道。

和斯坦登一样，埃利森也曾就读于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毕业于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法律学院。两个人是多年的莫逆之交。他们两家在南安普敦的消夏别墅紧紧毗邻，两个人自幼形影不离。他俩曾在一起游泳戏水，一起组织棒球队，后来甚至一起和女友约会，到了哈佛他俩仍是同窗好友。保罗·埃利森门门功课成绩优异，斯坦登·罗杰斯更是屡次名列榜首。斯坦登的父亲是华尔街一家久负盛名的法律咨询公司

老板，每年暑假斯坦登在那里勤工俭学时从来没有忘记也给好朋友保罗·埃利森找份工作干干。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斯坦登·罗杰斯这颗灿烂的政治新星脱颖而出。如果把他喻为一颗慧星的话，那么保罗·埃利森只不过是这颗慧星的尾巴。

然而，和伊丽莎白的离异改变了一切。如今斯坦登·罗杰斯成了相形失色的慧尾，保罗·埃利森苦心经营15年最终总算爬上了美国政府权力的顶峰。他当初竞选参议员时曾一度惨败在他人手下，后来经过几番鏖战厮杀才在参议院赢得一席之地。随后的几年里，他逐渐以其雄辩的口才而蜚声政界，名气越来越大。他同政府内部的挥霍浪费和华盛顿方面的官僚主义进行过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他是人民党员，力主国际缓和。他曾受命为一位雄心勃勃竞选连任的总统发表过一篇提名演讲，这篇才华横溢激动人心的演说打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四年之后当他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之时，他第一个任命的政府高级官员便是斯坦登·罗杰斯，邀请他出任总统外交事务顾问。

加拿大文化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指出，电视将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落。如今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第42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正通过人造地球卫星向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播出。

在华盛顿一个名叫“黑雄鸡”的新闻记者聚会站内，《华盛顿邮报》政治新闻记者本·科恩正和其他四位同行一

起坐在桌边观看电视机上播出的总统就职典礼。

“这个家伙让我白白输了50元钱，”一个记者忿忿抱怨说。

“我早就劝你别下错了赌注。埃利森总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小子还是自认倒霉吧。”本·科恩对自己的先见之明颇为得意。

摄影机摇动镜头，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就职典礼的全景。宾西法尼亚林荫大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人们裹紧大衣顶着仲冬凛冽的寒风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从安装在主席台四周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最高法院大法官詹森·默林宣布总统就职宣誓完毕，新总统和他长时间热烈握手，然后跨前一步走到麦克风前。

“瞧那些傻瓜，呆头呆脑地站在那儿屁股恐怕都快冻掉了吧，”本·科恩嘲笑说，“你们猜猜，这些人为何不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看电视呢？”

“你说为何？”

“因为一个伟人正在做出永垂青史的壮举，伙计们。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他们的儿孙们夸口说，保罗·埃利森总统宣誓就任那天他们有幸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盛况。他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吹牛：‘嗨，当时我就站在总统身边，一伸手就能碰到他那伟岸的身躯。’”

“你未免太尖刻了吧，科恩？”

“并为此而感到无尚荣光。世界上的政治家们都是这样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他们跳进这个模子无非是想从中捞取好处罢了。还是面对现实吧，伙计们。我们的新总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仅此一点就足以使那帮聪明人心

惊肉跳。所谓自由主义者是指那种一屁股牢牢扎进棉花堆里的人。”

其实本·科恩并非如此愤世嫉俗。早在保罗·埃利森涉足政界之初，他就采访过他。当时的印象极其一般。后来，随着埃利森官运亨通，本·科恩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政治家绝非庸庸无为之辈，而是柳树林中的一棵参天橡树。

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冷雨。本·科恩暗暗祈祷，但愿这种坏天气不是今后四年的一个凶兆。他定定神，把注意力又转回到电视屏幕上。

“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亲自点燃并四年传递一次的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现在高擎在我的手中的这只火炬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它既能烧毁文明，也能象灯塔一样为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就此作出抉择。我今天的这篇演讲不仅是对我们的盟国而言，而且希望能对另一个阵营中的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值此机会我向它们呼吁：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进行对抗。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变对抗为对话，让‘世界大同’这句口号尽快变成现实。否则将会给人类造成永远难以弥合的创伤。不错，我们之间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本届政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在我们之间架起牢固的桥梁。”

总统的声音浑厚深沉。本·科恩思忖，此为总统肺腑之言，但愿他不会遭人暗算。

堪萨斯州江克欣城。大雪纷飞寒风怒号，六号公路上的

能见度几乎为零。玛丽·阿什利小心翼翼地开着自己那辆旧旅行车沿着公路中线缓缓行驶。铲雪车已经把路中间的冰雪清扫干净。这场暴风雪耽搁了时间，上课恐怕要迟到了。她提心吊胆地开着车，生怕车轮打滑。

从车内的收音机里传出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声音，
“……朝野上下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竭力主张美国应该修筑更多的战壕而不是架起更多的桥梁。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决不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一个遭受全球性对抗和核战争威胁的未来。”

玛丽·阿什利听到这里不由暗暗庆幸：幸亏我投了他的票，这位保罗·埃利森准能成为一名英明总统。

雪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她不由更加握紧了方向盘。

圣克罗伊。蓝天白云，丽日高照。但是哈里·兰茨却无心外出游玩，他认为在室内做游戏倒更其乐无穷。此刻他正一丝不挂地仰面躺在萨莉姐妹二人中间。其实，他凭经验早就一眼看出这两个女人绝非同胞姐妹。安尼蒂是个苗条的浅黑型女子，而萨莉虽也身段窈窕，却是位肤色白皙的碧眼金发女郎。不过兰茨倒不在乎这些，他所感兴趣的是她俩都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这时他们正鬼混得不可开交。

卧室另一端的电视屏幕上闪现出总统的身影。

“……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坦诚相待共同努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横陈在东西柏林之间的水泥墙和围绕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周围的铁幕必须推倒。”

萨莉抬头问：“我去把那个鬼东西关掉吧，宝贝儿？”

“别关，我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安尼蒂也抬起了头。“你投过他的票了？”

哈里·兰茨厉声喝道：“嗨，你们俩，快接着干！”

“众所周知，三年前A国总统齐哈尼斯库尸骨未寒，该国便悍然单方面中断了同我国的外交关系。值此机会我向诸位透露一个消息，我们已经和A国政府的亚历山大·艾哈尼斯库总统进行过接触，总统同意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

宾西法尼亚大街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声。

哈里·兰茨继续与安尼蒂调情，一阵阵淫荡的笑声压过了电视的演讲。

“我们所要采取的正式行动之一，”总统依然慷慨激昂，“便是向A国派驻大使，而这仅仅是个开端……。”

傍晚，A国首都特斯勒加。天气突然变得异常温暖，大街上和商店外挤满了排着长队等候购买物品的人们。

A国总统亚历山大·艾哈尼斯库坐在总统府邸的办公室内，身边簇拥着五六名助手。他们正在收听短波无线电收音机里传来的美国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

“……我决不会就此而止。1946年阿尔巴尼亚悍然宣布中断同我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我希望也能尽快恢复同这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另外，我还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及东德的外交关系。”

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向A国派驻大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各国人民直接

对话活动的一个开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整个人类源于同一祖先、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归宿。我们必须牢记，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大于使我们造成分裂的问题，而使我们分裂的问题则恰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巴黎市郊纳伊。在一幢戒备森严的别墅里，A国流亡革命领袖亚历山大·罗格正在收看电视第二频道里播出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实况转播。

“……值此机会我向诸位保证：本届政府将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到底。”

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整整持续了5分钟之久。

“看来良机已到，列夫，他的话并非戏言。”罗格意味深长地说。

警卫队长列夫·帕斯特纳克反问：“这对艾哈尼斯库岂不同样有利？”

罗格连连摇首。“那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无可救药，不过这次必须看准时机小心行事。上次暴动我输给了齐哈尼斯库，这次反扑决不能再败在艾哈尼斯库的手中。”

彼特·康纳斯本想喝他个一醉方休。不料他接连灌下5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后仍无一丝醉意。这时和他在一起同席的秘书南茜柔声责问：“难道你还没喝够，彼特？”听见这话他哈哈大笑起来。

“瞧，咱们的总统正在讲话呢，你得对他恭敬一点儿。”说着他拍了拍她的屁股，然后拿眼瞪着电视屏幕上总统的身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共产党！这个国家是在我

的手中。中央情报局决不允许你这样胡搞。我们要给你点儿厉害瞧瞧，埃利森！你他妈的不信就走着瞧吧！”

2

“还需老兄大力相助，伙计。”保罗·埃利森恳切地说。

“我决不会袖手旁观，”斯坦登·罗杰斯平静地回答。

他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内。总统面前摆着一张硕大的办公桌，身后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鲜艳的星条旗。这是两位老朋友首次在白宫会晤，埃利森总统感到有几分别扭。

如果斯坦登·罗杰斯不出盆子的话，坐在这张办公桌后面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保罗·埃利森暗忖。

斯坦登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开口道：“实不相瞒，你被任命为总统那天我简直嫉妒极了，保罗。那本是我终生的夙愿，却在你的身上得到了实现。不过也许你不知道，我很快就认识到，这把交椅如果和我无缘的话，我所唯一希望坐在上面的人只有你一个。这个位置对你最合适。”

保罗·埃利森闻言微微笑道：“说心里话，斯坦，这间房子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华盛顿、林肯、杰佛逊的亡灵仿佛就在这里游荡。”

“历史上也有一些总统他们并——”

“这我明白。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些伟人学习。”

他顺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按钮。顷刻，一位白衣侍者走了进来。

“有何吩咐，总统先生？”

保罗·埃利森扭头问罗杰斯：“来杯咖啡如何？”
“妙极了。”

“别的还要点什么？”

“不用了，谢谢。巴巴拉一直吵吵着要我注意减肥呢。”

总统向侍者颌首示意，侍者悄然退下。

巴巴拉，这个女人曾经使每个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华盛顿一度流传过这样的预言：她和罗杰斯的婚姻拖不了十年便会不击自溃。而事实上他俩结婚至今已整整10年，夫妻俩相亲相爱一直生活得非常美满。斯坦登·罗杰斯在华盛顿创办了一所律师事务所，业务十分繁忙。巴巴拉作为一名雍容华贵举止典雅的女主人更是美名远扬。

保罗·埃利森起身在办公室内来回踱着步。“我的演讲似乎引起了很大反响。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吧？”

斯坦登·罗杰斯耸耸肩膀。“你明白那伙人的目的何在？他们总是先把你捧到天上，然后再让你跌下来摔个粉碎。”

“坦率地说，我并不在乎舆论界的那些胡言乱语。我所关心的是民众的反响。”

“保罗，对此我不妨直言相告。你的讲话使不少人胆战心惊。军方已公开表示反对你的计划，一些权贵们也盼望这一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不，它决不会失败。”埃利森回到椅边坐下，仰面靠在椅背上。“你知道当今世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什么？独治家消失了，统治国家的是一群政要。曾几何时我们所生活

的这个地球上还是巨人林立，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戴高乐、斯大林——不管毁誉如何，他们都不愧是巨人。然而，为什么巨人们都出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为什么当今世界连一个巨人也没有？”

“在21吋的电视屏幕上很难树立起世界巨人的英雄形象。”

白衣侍者进来了，手中端着一个银制托盘，上面摆着一壶咖啡和两只刻有总统印记的杯子。他利落地倒好咖啡，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总统先生？”

“没有了。谢谢。”

总统等侍者退出办公室才开口道：“我想和你谈谈派驻A国大使的问题。”

“唔？”

“毋庸多言，你自然明白此举事关重大，斯坦登，希望你能尽快落实下人选。”

斯坦登·罗杰斯呷了口咖啡，起身道：“我马上通知国务院让他们迅速办理。”

凌晨两点，巴黎市郊纳伊。月亮藏头露尾地躲到了一片乌云背后，罗格的别墅被笼罩在一片浓墨般的黑暗之中。四野万籁俱寂，偶尔才有一两个夜行者的脚步声投入这泓宁静的夜的深潭，微微荡起几缕涟漪。一个黑衣人影蹑手蹑脚地穿过树丛向别墅的围墙摸去。他肩上扛着一盘尼龙绳和一条毛毯，手里端着一只镖枪和一支装有消音器的轻机枪。他摸到墙下停住脚步，侧耳细听片刻，接着又屏息等了大约五、六分钟。最后他终于满意地解开肩上的尼龙绳子，向上轻轻